

RIK REINKING 人物专访
FRANK STEINHOFER
2019年十二月

1 引子

Reinking先生，您每天带着拥有或缺失什么的感觉醒来吗？
我每天醒来只感受到我就是我，我对“拥有”并没有多大兴趣。

这是来自一位收藏家的惊世之语。

可能有的收藏家需要用艺术来兜售自己，即利用所谓的艺术，把自己置于颁奖台之上，意在显示:我可以买得起你们所买不起的。
我力争与此保持距离。

您的收藏生涯开始的非常早，在上学的路上，偶遇了画廊橱窗里的第一件艺术品 -- 汉堡艺术家Horst-Janssen的自画像。一个16岁的少年是如何想到花出这250马克的？

我总是途经那里，那幅画让我念念不忘。当时我只是想知道，拥有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当我把这件作品带回家，我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转变。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它缔造了我想要一场对话的兴趣，在我和艺术之间的，以及艺术品与艺术品之间对话的兴趣。如果把艺术品放在同一空间，会发生什么？要知道，艺术品之间是可以对话的。

那么这场对话在您家里是以怎样的速度展开的呢？

很快家里就满满当当了(笑)。在我做社会服务期间，我就收购了Marcel Janco的作品。当时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因为，我所有的积蓄都用来收购艺术品了。

所以，您过着艺术取代派对的生活。

我不太喜欢聚会，我更喜欢拍卖会，并且总是一群人当中年纪最小的，这对我非常有益，一些人会因为好奇来找我，愿意认识我。在我还是学生时，有时周五会出去聚会，周六有时会 and 一位收藏家出行，且不得不和他一起吃野猪肉。我有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有祖父一代的忘年交。但我很难说哪一代更让我受益。

没有人觉得您很古怪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打电话给一位艺术品经销商，急切地寻找某系列作品中的一幅。这位经销商很惊讶地说：“Rik，现在是星期六的晚上十点半！”我问他：“是我来电太晚了吗？”他调侃道：“那倒不是，但你这个年纪，此时应该在Reeperbahn开派对。欢迎你星期一早上给我打电话。”他停了一下补充道：“届时我保证给你你要的那张画。”

这种亲近的人际关系对您有很深远的影响吗？

是的，我找到了一条非常自然，好不虚伪的通往艺术的路。我没有通过深入展会或画廊，而是通过一群视年龄差异无关紧要的人，一群有着共同兴趣，愿意深入了解的人。这些关系形成了近乎家庭似的关系网，是一种相互信任并尊重的特殊关系形式。它的优势是，当你年轻时，你总是被低估，所以会导致两个极端，一些人对你毫无成见地持开放态度，而另一些则傲慢自大。

您能举个例子吗？

有一次我去参观一个画廊，一个人一直坐在一张写字桌前。我清了清嗓子，想引起她的注意：“打扰您一下，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她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番说，您知道我的时间多宝贵吗？我现在帮不了你。业内很多人士对我非常直接和诚实，因为他们往往因为我的年龄而低估我的兴趣。

艺术市场让您幻灭吗？

我很感激我所有的经历。我们经营着一类商业意义和原则上没什么必要的产品，它不能用来吃喝和消费，它就为当下而存在。一种经营形式是赋予艺术以意义，比如金钱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这让人迷恋，并将自己划界于普通人。这种象征程度越高，就越少有人企及。坦白说，这很浪费时间。

你不按常规出牌的态度是否为你带来的特殊的声誉？例如一个体育运动员总是会被冠以一个杰出的称号。

就像跳台滑雪的“飞鹰艾迪”一样？

对，比如叫你“年轻的鼻子”或“飞翔的眼睛”？

目前为止还没有(笑)。

这是不是因为艺术品市场的虚荣？虚荣越重，幽默越少。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因为我过早地进入收藏界，让我很独立，能够应付一些状况，比如去反射艺术市场的虚荣。很多人并不觉得这很有意思。

能举个例子吗？

卡尔斯鲁厄的特展，让我从我的收藏中拿出一些参展。我让两只来自瑞士的海狮，站在舞台上，为VIP观众们鼓掌并欢呼。

这很有意思，具体说说。

嗯，我定了一个25米长装满水的特制运输工具，运输我的作品，两只鼓掌的海豹，他们很大，站在舞台上，陪着市长和其他发言人一起欢呼。这就是个马戏团，有一些表演骑车的杂技演员，但节目里缺少小丑，要知道，VIP们总是乐于接受鼓掌和欢呼。

您收购了艺术家Johannes Wald的作品，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您能聊聊这件事吗？

对，那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流血的鼻子。是一幅极简主义的墙绘图，所见就是墙上一条高度1.7米的细的红线。它是我把自己鼻子打出血弄在墙上来完成的。我只想证明，艺术品不仅需要支票来购买，而且有时还要流血。

您喜欢您自己作为革新者的角色吗？

我不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人。我只相信我对艺术的判断。毕竟我从事艺术品经销几十年了，尽管如此，每天还都会有新的问题引发我的兴趣。

艺术品市场的现状会让您担忧吗？

我们其实应该学会区分艺术和艺术品。毕竟当下有很多艺术品从业者，也有很多人对艺术展趋之若鹜。再比如在Instagram这些社交媒体里，有太多好看图片，但我很确信，真正诚实的艺术家少之又少。现如今，自我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所有的表达都能被叫做艺术吗？它只是在表达还是裹挟着其他的什么？如果是后者，那么它的诉求是什么？对于我来讲，艺术就是态度。艺术品的表达不仅仅是来自创作的几分钟或几小时之内，而是来自整个生命，来自无解的问题和矛盾。

所以您对目前的艺术市场现状还有怎样的期待呢？

首先是更明确自己的驱动力。一方面我看到很多不負責任的艺术家，只是在做，但为什么在做，他们并不清楚。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不負責任的收藏家，他们想收藏更多，但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艺术品甚至情绪的动荡。我对作品的质量更感兴趣，但当下此逻辑似乎更盛行：被推崇得越多的艺术品，越容易被收购。当越来越多的收藏占据了家里所有空间之后，就演变成一场展示的聚会。但问题是，谁来做真正的收藏呢？

这应该由您来告诉我！

我们对于收藏家的概念过于笼统。在展会上，每一位画廊的老板都会热情欢迎艺术品收藏家，他们会说，这是我作品的收藏者。任何一个即使购买了明信片大小的产品的人，也会成为一个收藏家。这么说也许过于傲慢，但是，艺术品从业者应该严谨区分买家和收藏家，我们也应该区分收藏的动机和目的。

您如何定义收藏家？

首先，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可以是收藏家。但我觉得，那些为自己居所购买了一幅画的人，他们的目的只是装饰。

这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什么不对，这些东西也可以是很好的艺术品。但是，这些东西主要充当的是装饰性的角色。但在收藏中，我看到的是，将作品置于某种意义的背景下，使之产生立场之间的关联。然后你就会发现，也许这件艺术品放在这里并不合适，并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它，而是因为在这种标准下，其他的艺术品可能比它更适合被放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找出不合适的原因，而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讨论，去发现，去挣扎。比如，当我审视我的收藏品的摆放位置时，我就知道，我要失去和家人共处的周末时光了。

收藏家Simon de Pury说：“艺术收藏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瘾疾。但它是最美的疾病。”您能明白吗？

我认识一些贪婪的收藏家，他们热衷于买进卖出。在被买进的半年内，一件作品就又出现在了拍卖会。这种现象并不乐观，因为每一次收购都应该是带着责任感的。你可以通过收购来支持一位艺术家的创作，但如果你把他所有的创作都投入到拍卖中，那么这位艺术家的名声和创作激情也许永远不会再恢复。

所以可以说收藏首先是聚集在一起的乐趣，然后才是建立一种意义。这两点都是私人动机。那么出于什么原因，才会有将它们展示给公众这最后一步呢？

我觉得我走到了一个点，在那里，我非常愿意和持不同观点看待艺术的人们分享我的热情。艺术的存在是因为它充满讨论性和争论性，这非常让人欣慰，因为这会纠正我视角的唯一性。而且我也觉得和别人做一些共同的事情很有必要，到了一定时候，不断增长的收藏数量让我有了一个强烈的愿：为它们寻找一个永久的归属地。如果收藏品一直只是被借用或被放置在仓库里，这非常令人伤感。它们应该有被施展价值的地方，那里才是它们应该到达的归处。

2 WOODS ART INSTITUTE

Reinking先生，您创办了Woods Art Institute，简称WAI，它占地12公顷，与周围的森林巧妙融合成一个森林庄园。除了历史建筑群，这里还曾经是一所语言学校。那么您对这个地方是怎样规划的呢？

它首先是我收藏品的归属地，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作为立足点。除此之外，更有趣的是这里可以成为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可以促成事务，产生对话，带来自我和艺术的共同进步。像WAI这样一个地方，它必须尽可能地与人接近，这里，当人们听到鸟鸣，看到枝叶发芽，阳光倾泻，他们就可以沉淀安静下来。

自然和艺术，这两个充满创意的世界的碰撞，在您看来有多重要？

自然作为基本的生命力量，它无以计量，同时以巨大的能量不可思议地演绎着生命赋予的权力，这是人类无法证明也无法解释的。比如，我看到我眼前的大地里有一棵树，我尊重它，我可以以人的层面去遇见它。这些感觉是在城市中被迅速忽略的，而且在城市里，树木也没有机会演绎这样的角色。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可以途经一些角色的地方。

我们不是正在说树嘛。

如果我在这里绕一圈，或者某个时刻在这里迎接我的老朋友，我就会陷入沉思：一百多年以前，这里的每棵树都曾经被作为一张名片种植在这里，它们现在依然在这里，我可以去看它们，与它们建立某种联系，可以拥抱它们，简单又偶然。

哲学家尼采曾经写道：“我们到自然里去，是因为它对我们没有任何成见。”是因为这个原因，自然才令我们愉悦吗？

对，我们可以随意、自由地面对它，无需戴着面具，一棵树也不需要看我表演，在自然里，我就是我自己，且可以将自己体会为伟大事物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在人类社会所不具备的体会。

您觉得WAI可以治愈那些承受着城市生活压力的人们吗？

当然了，这里有治愈社会的潜力，这么说好像很狂妄，但我很确信。

会是以怎样的方式呢？

艺术评论家Hanno Rauterberg曾在他的书中写过伦理和艺术。曾经的我们生于集体之中，并试图寻找自我。如今我们作为个体出生，但却不得不找到一个属于我们的集体。WAI这个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支柱和折射，来反思你作为人所带来的影响。你可以在这里学习艺术、音乐、文学、自然甚至植物学。你可以停留在这里，做你自己。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确切的词汇表达，我想，“最完美意义上的小乌托”再合适不过。

那么怎么能实现这个乌托邦呢？

这里就是通过城铁连接的避难所，在城市里，我无处可体验如此缤纷绚丽的自然。从主火车站出发，我跳上了几欧元的城铁，20分钟后，我完全置身于大自然中。这里有夏日微风般的清凉，我可以在这里散步，来一杯咖啡或看看艺术品。就在那个像白色鞋盒子的陈列室里，我会把外面的世界关在外面。这里有很多窗户，透过它们，森林的绿色会突然跃至眼前。艺术与自然的对话，对于从绘画到文物，都相得益彰。

自然的节奏，就是永远在成长和变化，代表着永恒。这会赋予您所收藏的艺术品的以永恒的意义吗？

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不再需要任何自我陈述，这里于我们之前就存在，并将于我们身后一直存在下去，永恒在此被缔造。庄园里有些房子是1914年建造的，另一些于1930前完工，我们会消亡，而它们仍将矗立。而森林植物园，是100多年前由景观设计师Rudolf Jürgens规划设计的。

所以，应授以这里的树以艺术家的勋章。

会的(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个人在100年前决定：我要在这里收集树木。这要下怎样的功夫！种子是从全世界订购的，在那个世纪之交，从哪里弄来的中国榛子树和血山毛榉？它们都被带到了这里并种下。到了今天，我们看着这些成就，且被允许从这里再一次开始。如我所说，城市融合着原始，正是这个地方所具备的伟大的魔力。这里极其鼓舞人心同时又能使人完全平静下来。

平静？

对于景观设计师Jürgens来说，创作这座园林时的“海王星时刻”无可比拟地重要。

这是一种什么意义呢？

我们都知道，海王手里拿着三叉戟，他以戟撞向大地，大地随即裂开。这也是海王星的时刻的由来，因为海王在那一刻创造了大地的壮丽，那种壮丽仿佛天然的存在，但其实是他一手缔造的，这使得景观自带了神秘感，而我们也在此处的地形中发现，这里的土壤有过大规模的人工迁移痕迹，且纯粹是人力使用铲子完成的，是用肉眼无法识别的杰作。

庄园的前半部分，土地上升了20厘米，然后下沉。后半部分，土地有48米的高度，上升、下降、斜坡—动力学频繁又维妙地出现在这里。

就像人的一生一样，总有高低起伏。

我曾经去拜访一位女士，她和我一起去散步时说，她记得京都某处的地形，看上去有些失修，但她仍然愿意去那里漫步，因为在那，她意识到了地形变化的痕迹，感受到了土地的凹凸有致。可以说她在用脚底感应着周遭。

当歌德被问到他伟大著作的灵感从何而来时，他回答道：“我不神游，只漫步。”就是这种漫步的精髓，可以在这里找到。这不是出于想象，而是因为在100多年前，它已经被预置在这里。而它在等待我们，再次去和它呼应。

人类的力量在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您不称呼此地为“博物馆”的原因吗？博物馆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破败的术语，这个称呼如今泛滥成灾。于我，博物馆就是国家资助的一种枷锁禁地。但别误会：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它保全了人类文化的瑰宝。但是，这些瑰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被保留下来而已，并没有充当起应有的实践和探究真相继而前进的角色。

很犀利的观点。那么WAI将如何跳出单纯的博物馆概念呢？

首当其冲的是，在这里，人们可以更自由地体会艺术，因为这里没有说教和指点。不会像单纯的博物馆那样，枯燥地告诉你：“这是艺术史，这些是你不了解的，这个很大，这个很重要，这个很贵。”在WAI这里，你不会被灌以普世价值，继而引领着被迫将自我注入到某些场景当中，就像在每个博物馆里，墙上都是Gerhard Richter，旁边挨着Polke，地板上是Carl Andre一样—这在每个该死的房子里都看得到，我们甚至不用专程去斯图加特或是基尔。所有的艺术家都很棒，但艺术家的“堆积”很是让人审美疲劳。

那么您的规划是怎样的呢？

我想让艺术进入生活，使之离人更近。这就需要创造一个能让人走进去体会艺术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迈出了解自己的第一步，进而迈出打开艺术之门的第二步。除了自然以外，艺术多数是人为的产物，有时物不所值，有时甚至无需存在，它们是人类的入侵者，但也是人类走向自我的大门。

WAI将呈现怎样的艺术形式？

我们会对外开放一部分我的收藏品，它们是展览创意人一再试图重新诠释的核心。然后我们会将园区开放，创作者及艺术家们自由交换意见，灵感。主建筑的功能是用作各种风格的展览，都铎风格的庄园将作为会议和活动场所，此外还有艺术家工作室和陶瓷器工作室。我的目标是发起一场超越文化和世代的对话。

您的收藏中，涵盖巴布新几内亚的头骨，街头艺术再到当代艺术，如果都一起展出，岂不是艺术的“乱炖”吗？

我遵循人类学的轨迹，对于我来说，有一种深深的存在，它将人类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些声音在说，在把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全部收藏完之前，你的收藏还不配被叫做一个系列。另一些声音则倾向于有特定方向地收藏。我并不同意。在我的收藏中，涌动着能量，身体的存在与消失，流动着痛苦、恐惧、感受和经历，它们都可以在8, 90年代的视频作品和城市艺术中找到。这也是为什么我将数百年前的历史文物和昨天新鲜出炉的艺术新作等值放置在一起进行一场对话的原因。

历史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文物不是由头脑产生的，而是出自文化的必然。例如，Muzidis在某种程度上来应该算做遗物。在人的葬礼之后，裹尸布和残余的骨头被加工成娃娃，这个娃娃和你一起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像芭比一样坐在角落里。每年一度的，所有家庭会把自家的Muzidis带出来放在屋前，聚会庆祝。

其实挺不错的。

简直是太棒了！我们这里如果有人死了，殡葬工作人员会把尸体运走，不会允许有人与之共处。但遗物文化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对生命终结和人性的不同理解。

Reinking先生，您站在了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的对立面，不流于名人文化和艺术投资的主流。在某种程度上，您质疑着整个艺术市场。

我希望艺术的价值能够取决于是谁在看待它。我们不需要任何神圣的权威迫使我们跪下，没有风靡一时的展览，没有人为的分界。如果一切都如愿，作为艺术家，我们要突破些什么？不断地煽动挑拨有什么意义呢，只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不寻常吗？我不是为了神化艺术世界而工作，而是为了艺术的人性化在努力。如果我们不再致力于界限的划分，那么我们就能够再次为了艺术的标准和质量问题开始展开讨论。

届时我们会就哪些问题展开讨论呢？

届时我们会问，是什么将我们作为人类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我们分开。

联系方式

WAI Woods Art Institute

Golfstraße 5

21465 Wentorf near Hamburg

presse@woodsartinstitute.com

www.woodsartinstitute.com